

方
文
化
名
人
情
感
之
旅



艺术心灵驿站

——白朗希大夫疯人院

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É

[法]洛尔·缪拉 著

马振骋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化名人情感之旅

艺术心灵驿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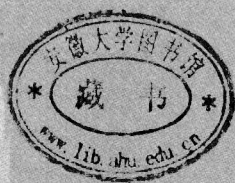
——白朗希大夫疯人院

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

[法]洛尔·缪拉 著

马振骋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图登字:图字 16 - 2002 - 025

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 par Laure MURAT

© Editions Jean - Claude Lattès,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心灵驿站:白朗希大夫疯人院/(法)缪拉(Mu
rat, L.)著;马振骋译.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1

(西方文化名人情感之旅)

ISBN 7 - 215 - 05513 - 2

I. 艺… II. ①缪…②马… III. 传记文学 - 法国 -
现代 IV. I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389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4 千字 插页 8 印数 1 - 5 000 册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这里,我永远介于学者的尺度与疯子的晕眩之间。我应该明白告诉每个愿意阅读我的人:停留在这两条渐进线之间是需要胆量的。”

巴尔扎克
《行动的理论》,1833 年

前言

1893年8月17日,《费加罗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宣布:

夏尔科教授、白朗希大夫双双去世

法国科学界“遭受双重打击”,同一天获悉两位医学英才与社会名流逝世。第一位以研究癔病而闻名,在精神分析系谱树方面培养了门徒,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位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时期精英人物的知心人,他的去世也带走了他的父亲埃斯普里·白朗希大夫创办的精神病院的秘密。第二年,巴黎市政府给他们各人一条马路命名:给让·马丁·夏尔科的是他任教的硝石场医院后面,给埃米尔·白朗希的是在奥特依那幢大公馆边上。一边是享受奖学金的学生,在首都长大的巴黎车匠的儿子,一边是继承人,是诺曼底两代医学世家的后裔。左岸公共医院,右岸私人精神病院。

当夏尔科日益进入传奇时,白朗希的名字在词典中的注解愈来愈少。1994年,一块灰色大理石碑钉在帕西的土耳其大使馆前,这里从前是精神病院。上面写着:“在朗巴尔府,曾住过杰拉德·奈伐尔(1853-1854),夏尔·古诺(1857),居伊·德·莫



泊桑(1892-1893年故世)”。疗养院与里面的“好医生”一字不提。病人的荣名把一切都盖罩了。

白朗希父子被一个象征性的后代遗忘,也可通过出版物予以复现吧。但是由于缺乏档案,被这个诊所引起的兴趣,只限于几篇涉猎不深仅在小圈子里散发的研究文献,1908年欧内斯特·德·克罗萨发表的《白朗希大夫诊所》小册子里的絮语。1949年,埃米尔的儿子雅克-埃米尔·白朗希的回忆录出版,书名《往事钩沉》,对诊所的历史与日常工作的再现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作者特地透露父亲临死时要求他把他的著名病家的病案全都烧毁。诊断书已付之一炬,主要环节都埋进了灰堆,也就不必重绘传奇。弥撒曲已经唱完。

在这份证词前止步不前,这就忽略了一份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资料:自从1838年关于精神病人的法律颁布以后,精神病院院长都有义务保存病程记录,里面记载病人身份,住院日期,症状,医生诊断评语。大家以为“白朗希诊所”的病程记录已经消失。其实一直保存着。这堆从未公开的资料,内容异常丰富,促成了本书的撰写,这是十二本狭长的厚册子,被时间剥蚀的绿丝绒封面,四角与书脊都有真皮加固,是19世纪精神病的真正魔术书。

还有一个来源一直没有被人察觉。1977年1月4日,雅克-埃米尔的继子乔治·梅维尔-白朗希把他的家庭成员的个人资料捐给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成为白朗希卷宗,供研究者查阅,这次是医生与他们的亲友或病人交换的书简。这份无价也是从未面世的信札,跟病程记录参照阅读,几乎可以了解到一家精神病院的逐日生活,当时最有名的人物都以不同目的在这家疗养院待过: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埃克托尔·柏辽兹、德拉克洛瓦、大仲马、泰奥菲尔·戈蒂埃、爱德华·马奈、奥古斯特·雷诺阿、埃德加·德加,作为友人、访客或邻居;夏尔·古诺、玛丽·达古尔、德·卡斯蒂格里奥纳伯爵夫人、阿列维夫妇,作为复发病人;杰拉尔·德·奈伐

尔和莫泊桑,作为不治病人;儒勒·凡尔纳和欧内斯特·勒南,都是为儿子的精神状态担忧的父亲,还有儒勒·格莱维律师,是送姐姐来住院的。

这家诊所是观察精神病与创作关系的无与伦比的平台,像一种化学沉淀,显露出整个社会的焦虑与矛盾,在那里科学家和艺术家,精神病医生和病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灵魂深处最隐蔽的皱褶,就像钻入一块纺织品的经纬线里一样。从精神病学的创始到精神分析学的诞生,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白朗希大夫精神病院的历史也是整个 19 世纪的历史,这两代精神病医生跟这个时代是分不开的。埃斯普里·白朗希(1796 - 1852)和他的儿子埃米尔·白朗希(1820 - 1893),创建者与继承者,他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与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探险中的主角,他们的故事还有待挖掘。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埃斯普里·白朗希 浪漫派一代与“精神治疗”	1
----------------------------------	---

第一章 继承家族精神	1
第二章 “简直是魔法”	11
第三章 “点亮他头脑的灯”	27
第四章 奈伐尔或清醒的做梦人	40
第五章 德·朗巴尔公主城堡	55

第二部分 埃米尔·白朗希 在第二帝国的床头	67
-----------------------------	----

第一章 伤心人	67
第二章 音乐先于一切	100
第三章 疯人院世界	113
第四章 宫廷与城市	121
第五章 女性精神病	140
第六章 失落的幻想	161



第三部分 埃米尔·白朗希 艺术与法律	184
第一章 奥特依与帕西的圣人.....	184
第二章 凶杀犯的大拇指.....	204
第三章 印象主义夏天.....	231
第四章 疯子？莫泊桑和三星级医生.....	260
第五章 最后的火.....	278
 结束语.....	292



第一部分

埃斯普里·白朗希 浪漫派一代与“精神治疗”

第一章 继承家族精神



巴黎医学科学院有一张大油画,描绘精神病学的诞生。那是1849年官方向画家夏尔·缪莱的定画。这幅画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医神战胜精神病魔的夸张性寓意画。艺术家恰恰相反,画面既高尚又动人,完全使用历史画的那种抒情写实风格。标题是:《比奈下令打开皮塞特医院精神病人的镣铐》。

故事发生在精神病医院的大院子里。中间凸显一个穿黑衣男人的影子,后面跟随衣冠楚楚的青年,犹如基督身后跟着门徒,在轻轻推开纠缠着不肯离开的精神病人。男子伸直手臂,用食指命令一名职工锯开一名老人手腕上最后的镣铐。老人瘦骨嶙峋,光着身子,坐在草垫上。在人群中有痴呆的,有愤怒的,有残疾的,还不相信自己已被除去桎梏,表情和姿势都表示出莫大的惊讶。这桩历史性事件要求有它的文士在场。画家果然让他出现在画面前方医生的右侧。蓝外套,白短膝裤,白背心,一手拿红本子,一手拿

笔;这是法兰西共和国,在书写精神病学历史,采用埃斯基罗尔的面貌,他是得意门生,未来的天才医生,正在记录他的老师比奈的行动与思想。

这幅画从其构图来说,显然受到另一幅名画的启发,那是格罗《拿破仑视察雅法的瘟疫病人》,今日藏于卢浮宫。年轻的将军在中间,他的军官伴随左右,毕恭毕敬站在身后;他跟皮塞特的医生的姿势相差不多,伸直手臂,像一个魔术师国王,朝向一个身子半裸的瘟疫病人。形象的相似性也是一目了然的:拿破仑与比奈都是大革命后出现的救世主式的人物,只要出现在哪里,哪里的绝望之情一扫而光,出现一个新世界。

历史画叫人看了生厌或好笑,然而至少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功能,提供视觉上的确认,使神话有根有据,这使它成为最可靠、最吸引人的宣传工具之一。因而对照历史事件来观察历史画总是更为可取。

菲列普·比奈(1745-1826)是什么时候给精神病人取除过镣铐的呢?他的儿子西皮恩在父亲死后十年对此写过一篇匪夷所思的故事,根据他的说法,正是乐善好施的事迹日益稀少的时代,这件事据认为发生在1792年。而艾蒂安·埃斯基罗尔(1772-1840)只是1799年才从图卢兹来到巴黎,不管带或是不带他的目击证人手册,他在画中出现总是有点不合时宜。而比奈本人是1793年才被任命到比塞特医院工作。那位医生也从没说过这件英雄事迹是他干的。这其实是个一本正经的传奇性故事,随着时间转移,以讹传讹而根深蒂固了。这件好事很可能还得归功于比奈的合作者,观察医生皮桑。

由一个想入非非的故事,配合几张官方图画,引出精神病学起源的历史,建立在一则神话上,一个事后虚构上,其后时间也没有去纠正它。1876年,画家托尼·罗贝尔-费勒里建议对这个伟大“时刻”作个改动:比奈已进暮年,始终占据画的中心,但是他的四

周是硝石场医院的抽搐的疯子——歇斯底里是很流行的。

不论画集与史书上是怎么说的,还是存在一条原则:即使“精神病人”这个词在 1802 年才出现,“精神病学”这个词在 1842 年才出现,精神错乱者的解放是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与实验的基本事实。因为这个分水岭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疯子在这以前被人目为魔鬼的产物或作恶的巫士,得到的对待不见得好于一个动物,现在开始被当成病人了。随着大革命,他也得到了病人的地位。

疯子长期以来像麻风病人那样被逐出城市,排斥于社会之外,是个贱民,他们的视野仅限于小屋的铁窗或“囚室”的墙头,要不就被送到 1767 年为了“收留一切被医院逐出而监狱又拒收的人”而建立的乞丐栈房。天主教济院,皮塞特医院和硝石场医院是三家主要医院,收留那些精神错乱者。教会组织也以照顾精神病人而著名,如天主圣约翰兄弟会,管理着三十七个机构,其中有著名的夏朗东慈善院。但是这些慈善院,如同巴黎不多的几家私人医院,不同于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花费很大,每年收六千里弗尔,这使许多人不得其门而入。留下来可去的地方是寄押所,那里不加区别地关押着乞丐、疯子、小贼和罪犯。所有人都生活在无法形容的拘留条件下。

国王用一纸密谕,让王权机构把任何一个假想精神错乱者关押大牢;大革命废除了密谕,要求对精神失常的人事先检查,这在 1790 年不可避免地为精神病人治疗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从那时开始一系列情况调查,同时按照约瑟夫·达庚的论文,逐渐积累了可采取的新治疗理论;从论文的标题就可看出内容:《精神病的哲学,从中证明这种疾病必须用精神治疗,而不是用肉体治疗,身患此病的人毫不含糊地是受到了月亮的影响》。

对精神病人的地位大变动中,菲列普·比奈起了决定性作用,使精神错乱者的“精神治疗”制度化,为现代精神病院奠定了基础。他的原理包含在他的论文《精神错乱症或躁狂症的医学-哲

学专论》(1801),成为未来几年内精神病院治疗的要点。四年后,艾蒂安·埃斯基罗尔发表论文《精神错乱的情欲根源、症状和治疗方法》(1805),这个标题一开始就在正常情欲与它们的病理性激情之间画上一条贯穿线,本身就说明正在进行的变革:任何人都可能变成疯子,任何疯子都必须当做完整的人治疗。

埃斯普里·西尔韦斯特·白朗希就是在这个知识昌明的时代诞生和成长的。共和历花月28日(1796年5月15日)他生于鲁昂,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布尔乔亚家庭的第五个孩子,那年正逢一场大饥荒,居民死亡率增加了一倍。他的父亲安东尼·路易·白朗希,1780年与伊丽莎白·索菲·富隆成亲,同年被任命为外科医生。依照年金收入他的家庭不算富裕,也不穷困。

1796年詹纳发现疫苗,这一伟大的医学方法使人对天花有一种免疫力。安东尼·路易以后是热心的推广者之一,还可相信,埃斯普里如同他的兄弟姐妹,成为父亲指定的试验品,他的父亲在家人身上进行试验,藉以说服省里采用接种原理……

安东尼·路易是先进派,国民自卫队外科医生,接受新思想。他后来还是负责改善本市精神病人命运的先驱之一。但是在鲁昂慈善总医院内创立第一个精神病医疗所,在总医院内建立他自己的普通医学研究学校(有时被人嘲为“白学校”^①)的,还是他的长子,1807年成为医生的安东尼·埃马纽埃尔。万特里尼埃医生,他的学生与合作者,几年后在赞美他的老师时,提到了他在19世纪头25年时给疯子进行的医疗方法。他写道:“我有几次看到他给易激惹性的病人洗意外浴,也就是把这些可怜虫没头没脑藏入一只口袋,扔到穿越慈善院的那条小河里,或者给他们冲火浴,那

^① Blanche,(白朗希)作为普通词,意为“白色的”。法语中“白色”作为形容词,也有“无用、空”的意思。

是用消防泵对着他们身上浇。”安东尼·埃马纽埃尔在巴黎记住了菲列普·比奈和艾蒂安·埃斯基罗尔的教诲,他要按照他们的学说使精神病治疗人性化。他是动物磁气说的信奉者,经常命令病人相互放磁,效果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但是只要病人不受苦就行……

安东尼·埃马纽埃尔不久在他的各种头衔上,又增加国民自卫队外科主任的头衔,遵循家庭以善为本的精神,在1832年发生流行性霍乱时奋不顾身进行救助。他和另一位良医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同时被提名接受荣誉团勋章。这两人的家庭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也都有一个儿子继承父业:路易·埃马纽埃尔·白朗希在鲁昂医学院作为教师结束他的职业生涯,阿希尔·福楼拜接替父亲当天主医院的外科主任,让他的弟弟居斯塔夫有自由去从事文学创作。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家族的环境内,年轻的埃斯普里·白朗希如何受到父亲和哥哥的激励,接受一份几乎是自然的天职。1813年10月5日他在鲁昂通过中学会考,第二年17岁开始在天主医院学医,1816年12月31日通过考试。那一年他的父亲逝世,鲁昂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马路。

埃斯普里是不是听从了哥哥的意见?反正他决定离开布尔乔亚的西城区科舒瓦兹大街(今为比利时人大街)上那座舒适的老宅,离家独闯,到巴黎医学院去读了四学期。四学期念完,完成论文《论心动脉瘤》,1818年8月5日通过论文答辩。主考官中有三位名人:比奈、朱西厄和德杰内特;后者是埃及战役中的著名外科医生,当拿破仑下命令让雅法瘟疫病人快快去死时,他反抗拿破仑,巧合的是,还是这个德杰内特,医用物理学和卫生学助理教授,于1822年发表一篇演说,被认为对宗教太苛刻,使他跟学院中某几位所谓自由派医生一起被解聘,这中间又有比奈和朱西厄……

自从执政府通过一项改革后,医科学习规定四年,包括五次公开考试和一篇论文。埃斯普里·白朗希不出差错地读完全过程,这使他不可能像有的生平注释上提到的,服役于拿破仑军队,即使暂时也不可能,况且也没有资料证明。一名非常年轻的医生在前线,站在皇帝的步兵旁边,在伤员之间奔跑,这个形象说真的倒是非常符合埃斯普里的精神面目:朝前梳的一头卷发挂在一张椭圆形脸上,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微笑时带一丝揶揄,在非常罗曼蒂克的形象后面隐藏久经锻炼的性格。

复辟时期的最初几年,埃斯普里想得最多的是办诊所而不是上战场。也因而想到了结婚,一名要创业的年轻医生欲受到尊敬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1819年4月他看中了十九年前生于凡尔赛镇的玛丽·玛德莱纳·索菲·贝尔特朗。这对夫妇在芒达尔路8号住下,一条很短的交通要道,两旁是联体公寓楼笔直排成一行,连接蒙奥格依路和蒙马特尔路,在现在的巴黎第二区,离冈卡尔悬崖餐馆才几步路,那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野心家喜爱去的餐馆。结合后第一胎生下的是女儿,克莱尔·莉迪,接着又是一个男孩,安东尼·埃米尔,生于1820年10月1日。

开业……对于一个24岁的青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在首都殊非易事。因为在巴尔扎克的巴黎竞争激烈,医学界王子俨然是一副英雄面目,而大部分开业医生虽在逐渐代替忏悔师神父,但还不到世纪末科学昌盛时给他们戴上光环。大家怀疑他们是江湖郎中,对他们存有戒心。当他们受到尊敬时,上流社会还是不肯完全让他们融入,比如阿尔方斯·拉马丁的父母,就是断然拒绝他跟帕斯卡医生的女儿结婚……

医学只取得微小进步,最多是在器械方面,如1815年雷奈克发明听诊器。如果说那时医生俯身听病人的身体,在手术或愈来愈常做的尸体解剖中把解剖刀插入体内,他关心的是探究灵魂的秘密和痛苦,这也不是偶然的。埃斯普里出身外科医生和精神科

医生世家,他作出自己的决定:将致力于疯病研究。可能是一份资料把他说服了:埃斯基罗尔 1818 年 9 月向内务部提交的一篇论文发表六个月后出了名。篇名叫《法国精神病院现状和如何改善这些不幸者的命运》。埃斯基罗尔在全法国广泛调查后,感到震惊。精神病人的种种条件——用他本人的话说——是纯然的“野蛮”：“我看见他们赤身裸体,盖着破布,躺在地上,只有草杆抵御地上的寒冷潮气。我看见他们吃得很差,没有空气呼吸,没有水解渴,没有生活第一需要。我看见他们落在真正的狱卒的手里,听任他们粗暴监督。我看见他们关在小室内,肮脏,腐臭,没有空气和光线,戴上镣铐关在洞穴里;就像政府奢侈挥霍花大钱在首都豢养的猛兽。”医生并未写到这里为止,还揭露那些看护人员用他们的钥匙串作为“刑具”,逼迫某些被认为太危险的易激惹性病人住进医院地下室,在那里“有时遇到院子四墙挂着铁链;把精神病人锁在一块石头上,这叫做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

这种可悲的情况不是法国专有的。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提出同样的调查报告。埃斯基罗尔主张什么呢? 对全国 5 133 名精神病人进行调查,其中 2 000 名分散在巴黎三大医院里:天主医院、硝石场医院和比塞特医院;在外省只有八家专门医院,什么人都收.精神病人,癫痫患者,“偶尔还有不肖之徒,予以拘留教育的自由思想分子”——萨德侯爵就是这个情况,他从 1803 年就拘禁在夏朗东,直至 1814 年死去。当务之急是建造几家专门医院,由精通业务的医生管理。但是精神病学远远还不是医学院的一个专业,谁称得上是精通业务的医生呢? 埃斯基罗尔尽管勾勒出现代精神病学家的理想面目,也在自问:“请大家不要误解,能干的人很少愿意跟精神病人一起生活;很少人同意在疯人院里过一辈子,除非它受人重视,提高人的自尊心与知识水平。……必须有非凡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会使这门治疗学产生成果;必须贡献出许多

时间,从某种程度来说,作出忘我的牺牲。”

埃斯普里·白朗希,对这项事业必然早有认识,还愿以这样的人物作为楷模么?这鼓励了他投入这份冒险事业,而要建立一家医院施展才华?在未婚母亲隐身的疗养院和收留精神病人的疯人院之间,私人精神病康健院在巴黎是为数不多的,就只有十来所,最老最出名的是夏洛纳医生诊所,在大革命时期住过奥尔良公爵夫人,杰出的比奈最初在那里操业。接手一个诊所和它的病人是很费钱的。埃斯基罗尔好像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在布封路的家里收了几名“付费的”精神病人。但是埃斯普里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名望,还不说他住的公寓不够开诊所。如果到首都外围免收入市税的地方岂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在圣德尼区蒙马特,埃斯普里的计划有一天在冈场附近特莱奈路 113 号那幢雅致的古典建筑里得到了实现。这座建筑与周围的小房子相比大而巍峨,这个特殊的乡间住宅外表,在区里显得不同一般,这也给业主增添了威望。这幢建筑原名桑德兰洋楼,纪念它的第一名业主安东尼-加布里埃尔·桑德兰,从 1806 年由前里昂天主医院外科医生安东尼·普罗斯特改建成一家疗养院。

这份产业包括三幢瓦顶楼房,两间沐浴平房,一边是向一条斜坡路开的院子,另一边是 70 公亩花园,园内有一口井和种有梅花形花白蜡树的平台。主楼的窗子装橡木百叶窗,一楼是一间大客厅,一间小客厅,一间桌球房,一间餐厅,厨房和配膳室,上面两层各有九间房。1810 年在花园搭建了一个中国式平房,给这个掩映在绿色丛中的幽雅环境增添一点异国情调;此间离首都仅几公里,远处地平线还被它的屋顶与烟囱刺破。

此地的美景立刻叫埃斯普里看了入迷。人们也乐意想到这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也很仰慕疗养院院长的个性,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是热诚的疫苗宣传者,像他一样是对精神病人实行精神治疗的信徒。普罗斯特说:“做医生的总是不够接近一名疯子;应该从性